

懷德堂朱子學者對徂徠學的反論 ——以聖人觀與窮理說為例⁺

陶德民^{*}

關於徂徠學的全盛時期，那波魯堂的《學問源流》中描述道：「徂徠之學說，享保中期以後真可謂是風靡一世。」縱觀一七二四年創立的懷德堂之有關情況，會發現似乎的確如此。晚年的五井蘭洲關於自己年輕時期對徂徠的文才的看法曾回顧如下：「不佞弱冠在家塾，讀荻生茂卿所著《護園隨筆》，乃意茂卿可謂能文者。已而讀《學則》，意是異撰之學已矣。無幾如江都，則茂卿既物故，不獲盡臻其居，親睹其風采，是為憾已。」而少年時代的中井履軒，想要讀世上流行的徂徠之著述，卻被其父贅庵以首先應該學「正論」為理由而阻止。「予之童年，嘗過庭請教焉。方今物氏之言滿天下，其非正論也，業已聞命矣。（中略）請讀其書而究其言之非正可耶。先君子

言：『然。唯汝未能識正論之為正，焉能究非正論之非正也？汝其勉學焉，毋恤其他。』」至安永年間，中井竹山曾如此感歎徂徠學之「餘風」不絕：「近時以開天嘉隆，高自標榜，詡談華辯。震撼一世者，物茂卿、服子遷二氏也。操觚之士，蜂萃螳合，蒲伏歸之，到今餘風未殄。」

但是，對於當時左右學界潮流的徂徠學，以蘭洲為代表的懷德堂學者們早已從朱子學的立場上對其展開批判，成為反徂徠的陣營中相當有力的一派。反駁《論語徵》的「兩非」，即蘭洲的《非物篇》與竹山的《非徵》，「峻拒徂徠的安民之硬說、禮樂之空譚及古言之詖說，論證其學問之墜於管商功利，排擊其廢實行、嫠虛文之陋習，非難其害天下之士風、敗

⁺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由本院與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、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之「朱子學と近世・近代の東アジア」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之論文摘要。

^{*} 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、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。

壞學術之罪過」，對學界造成很大影響。另外，富永仲基與履軒對《護國隨筆》、《度量考》的批判也尖銳地指出了徂徠學的弱點。本文擬通過探討懷德堂朱子學派對徂徠的聖人觀以及「窮理反對」的批判，來刻畫出該學派儒學思想之特質。

對徂徠的聖人觀的批判

古代儒教中的「聖人」主要是指禮樂制度的製作者，而宋學中的「聖人」卻是指仁義道德的最高境界的體現者。徂徠強調「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」，是將聖人製禮作樂視為一種統合政治的方法。與此相反，履軒、山片蟠桃則認為「古之聖人，本自然之理，隨人情之常而立教，絕無虛假之術數」，將其視作人倫之道。由此可見，徂徠所持的是古代儒教的聖人觀，而懷德堂學派則是宋學的聖人觀。

下面來探討一下對於徂徠的《辨道》與《論語徵》中所呈現出的聖人觀，蘭洲是怎樣進行批判的。

《辨道》中有這樣一個有名的命題：「先王之道，先王所造也，非天地自然之道也。」關於徂徠的這種聖人觀的實質，《非物篇》附錄中有以下精闢的分析：

徂徠意謂天本無道，其生人也，亦無有道。有聖人者出，造道以教人，不則人皆與禽獸同，謂之敬天。可乎？（中略）凡出人為，不由自然者，古謂之偽，猶後世云故意，非詐偽偽妄之謂。故荀子曰：「人之性惡，其善偽也。」又曰：「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。」由是觀之，徂徠之道，即荀況之偽。非邪？

蘭洲指出，由於徂徠過於強調聖人製作之功績，因而忽視了作為道的終極本源的天的存在

意義，這種「先王・聖人製作」說，在本質上與荀子的「性惡」說以及「禮義生於聖人之偽（人為一筆者）」說是一致的。另外，在履軒所輯錄的《非物繼聲篇》中也可以看到蘭洲的相關論述。

徂徠惡仁義禮智備於性之說，以為道者先王作之也，無人心固有之理。是與荀子性惡善偽正同，而不敢謂荀子為是者，豈其妬心耶，抑不能喻荀子之意耶。

也就是說，徂徠雖然與荀子為同一論調，但是並沒有公開肯定荀子。至於其中之原因，據蘭洲的解釋，是由於對荀子的嫉妬、抑或是沒能理解到荀子的真意。雖說蘭洲的這一批判有過於苛刻之處，但是，他畢竟闡明了一點，就是荀子的影響是徂徠聖人觀形成的一個重要契機，因此還是應該受到高度評價的。

另一方面，從懷德堂學派來看，徂徠將道的「作者」限定為中國的古聖人，是他崇拜中華的思想表現。在對其進行批判時，曾再三強調由「天命」所「賦與」的人性之普遍性。比如，蘭洲論道：

漢土姑捨之。我邦應仁（「應神」之誤）以上，未有經典也，然亦有君臣焉，有父子焉。既有君臣，斯有禮義；既有父子，斯有孝慈。其所以治國家者，必有法度者；其所以戡禍難者，必有兵刑者；其所以戡難，有勇焉者。其他眾德皆然，又有歌謠相應和，而樂存焉，豈必待聖人作之而後有焉乎？

蘭洲在此以本國的「應仁」（「應神」之誤）朝以前的時代為例，反駁徂徠的「先王・聖人製作」說，而論證「天命賦與」說。也就是

說，蘭洲認為，在儒教經典尚未傳來的當時，既然存在君臣、父子關係，那麼「禮義」、「孝慈」等倫常就自然地會形成。既然有國家，那麼「法度」、「兵刑」等制度也會順理成章地產生。而且，「歌謠」的存在也說明了當時「樂」的成立。這一切，都是不待聖人製作就已經形成的，因此恰好證明了「天命賦與」說的正確性。

對「窮理反對」說的批判

如上所述，朱子學派與徂徠學派在聖人觀上的對立，是與其世界觀和學者自身的社會存在價值密切相關的。而雙方在「窮理」說上的分歧，則是與認識論以及學問方法的有效性等相關的問題。

徂徠的「天不可盡知」的觀點，在其「歲差」（恆星年與太陽年之差）論中表現得最為清楚。此論在徂徠給其狂熱的崇拜者、熊本藩少年水足博泉的回信（享保十二年刊行的《徂徠先生學則》附錄中題名為〈對肥西水秀才問〉、在《徂徠集》中題名為〈復水神童〉第二書）中可以看到：

曆不佞未之學，然以臆道之，古法必簡易。觀於堯命羲和，分處四方，以親驗合不，隨而改之，不亦簡乎。後世必求以法盡之，然愈精愈舛者，以其人所推不過三四十年之久耳，必得數百千歲之壽，目擊親見，而後得其梗概，此乃世所無。故堯典聖人之智，乃為至矣。授時曆，世所推崇。然僅以三四十年之推驗者，與它曆同，是以不佞未之能信。如歲差，古來未有定數，以不佞思之，日月有盈縮，一年而復初，故曆家能言之。如歲差，安知其非天之盈乎，自堯至今日，人見其盈，而未見其縮，

安知數千歲後必不縮乎。何則，天地日月皆活物也。又授時法，已往歲增一，將來歲減一，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算盡時何如也。大抵不知其始，不知其終，吾處其中間，以蜉蝣之年量之，其愈精愈舛者，以此。

此節在吉川幸次郎的《徂徠學案》中被解釋為徂徠的敬天思想之由來。在此我們轉變一下視角，將其看作是一種關於自然的天的可知性的認識。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如「日月有盈縮，一年而復初，故曆家能言之」所表述的那樣，徂徠並沒有認為天是完全「不可知」的，人類是完全沒有認識天的能力的。但是，這種可能性卻始終是限於一定的範圍。如日月的「盈縮」週期比作為人的「曆家」的壽命短，其變化的全過程能夠被「目擊親見」，只是在這種情況下人的認知能力才被承認。一旦超過了這個範圍，比如「歲差」即恆星年與太陽年之差這樣的問題，則歸入「不可知」的領域之內。這是因為天恆常地在變動，其變動週期在有的情況下會達到「數百千」年，而「曆家」即使傾其一生的時光，其經驗也只不過「三四十年之久」，既然不能觀察變動的全過程，因而也就不能正確地把握其規則。總而言之，在徂徠看來，只有目擊和歸納才有價值，而推理和演繹的有效性則徹底遭到否認。基於這種「目擊親見」主義，徂徠斷定「古法必簡易」，後世的考究「愈精愈舛」即越精密越離譜。換言之，先進的《授時曆》在此意義上被當成了壞的標本和反面教材。徂徠並不只是將後世的作為一概否定，除此之外，他把復歸於「簡易」的「古法」作為自己唯一的使命，以天為「活物」，「大抵不知其始，不知其終，吾處其中間」等等為理由，拒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之進行再認識。我們很容易看出，這是一種何等落後於時代的態度啊！

在《天經或問雕題》中，履軒有以下一段評論，可視為是對徂徠的這種「不可盡知」論在正面接受之上而進行的批判：

有時而不齊，亦必有一定之理矣，且人之知未至焉耳。譬月行九道八年而一終，故曆家得布算不差，設令月行八萬年而一終者，曆家焉得而推之，亦必付之不可知已。歲差猶是也。人以有涯之生，必欲窮數萬年之數，顧有弗及耳。然謂天運渺茫，竟無一定之理，不可推求者，誣也。曆家以精詣自誇張，其所不能推者，謂為無可推之理，而弗復求焉，自欺欺人，至於以誣天，可勝歎哉。噫！天下滔滔皆是，豈特曆學乎哉。

履軒的批評是針對西川正休的訓點本《天經或問》〈歲差〉一節中「日月星辰之象，陰陽寒暑之候，亦有時而不齊，亦不能以一定而求之」等論述所作的反駁。在此也有像徂徠那樣，將各種天象根據其運行、變動週期的長短判斷為「不可盡知」，或是「可知」的一面，把只需八年時間的「月行九道」（此概念在《天經或問》天之卷〈太陰〉一節，指運行中的月亮與太陽之間距離的變動週期，即所謂「九道乃近日遠日而名」，月亮之「自行」「其最高，則行八年有奇而周天」）定為可以認知的事物，而歲差等問題則被定為是不可認知的事物。履軒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：「人以有涯之生，必欲窮數萬年之數，顧有弗及耳。」但是，從整體來說，履軒更強調天象「有時而不齊，亦必有一定之理」，是有規律可循的。他認為天文曆學家不應以自己學術未精，托詞謂無理可推，而放棄更進一步的探究，這無異是「自欺欺人，至於以誣天」。

在同一節中，游藝引用了《物理小識》

（1643年）作者方以智的一段話：

此定恆法也，而隨時測驗，盈虛在其中矣。天運盈虛，一年有盈虛，一日有盈虛，又多年而盈，多年而虛。

對此，履軒大表贊意，指出：

盈虛由不同心之盈縮起也，則亦有定法。若以盈虛為不可思議者，是術之未精。

總之，他認為，天運之盈虛是有其客觀規則（「定法」）的，以此為不可思議者，是其本人學術「未精」的表現。換言之，天是可知的，同時又是不可盡知的。人是有認識能力的，但其認識能力也是有局限的。對天體的運行規律作不斷的再研究和再認識，以期更為精密地把握之，則是人的使命。這就是履軒的積極的辯證的見解，比之徂徠的認識，顯然是更勝一籌了。